



要为春天立言,就得怀揣天下的温暖(组诗)

□南书堂

醉

一匹马来到原上
它踩出的蹄印,是一盏盏酒杯
斟满细嫩的风和雨水
一声声嘶鸣,仿佛
分送给人间的邀请函

此刻,我仍在宣纸上涂染
墨汁一样的孤独,我画的马匹
快吃光了我内心储藏的草料
是屋檐下的冰凌告诉了我赴宴的消息
它也替我先流下激动的眼泪

我还在恍惚。而画中的马匹们
似乎就要冲出门去,急不可耐地
奔向它们的天堂

早我而来的河柳已酩酊大醉
一些草木已绽开醉人的花朵……
我想我也该借助四两东风的酒力
醉它一回,哪怕醉成一片狂乱的春天

春天的仪式感

农历新年的第一天
日出东山,像新生婴儿,有着一张
毛茸茸的可爱的脸
风含笑意,山上的雪也少了往日的严寒

我以为,是人间的喜庆
胭脂一样粉饰了它们

树枝们或手提灯笼,或擎着鸟雀的吉言
还没有派到活的,就使勁
摇醒睡梦中的花蕾
我以为,它们本应为我所用,本应
配合我们此刻的心境

我可能被我们的自以为是宠坏了
并未意识到这个节日不只属于我们
并未意识到,万物通灵,它们
也有春天的仪式感

如何让一条河回到春天

要啄开一层冰
要按古诗中的秘方
赶来一群鸭子
记住:是鸭子,而不是
觅食的飞鸟

要让河滩上的石头们大声朗读
要备上李白的诗篇
而不是罗丹
给沉默加冕的雕塑

要让那些荒草的亡灵复活
要唤来春风
它是比死神
级别更高的神

最后,要让岸上白杨列队鼓掌
要让垂柳
披一肩秀发
找到她的新郎

桃花开

桃花开,像小小的情人
蝴蝶怎样寻来的,一直是个谜
它与桃花,好般配

蜜蜂的提琴,嗡嗡响
——爱的声音,从不会尖锐

我深嗅一朵,微醉
对一只苍蝇不再过分反感

投降书

花朵们的暴动如此锐利与惊艳
就连惯以动听自居的鸟鸣
也只好让开道儿,贴着水面低低地飞
花朵们集中火力,往红里开
往黄里开,往白里开
往青春和美里开
往我沉郁的心扉里开
谁也无法阻止它们由谷底
往山顶挺进。即使从杜甫的诗中
调来长安水边的三千佳丽
也不能逼退它们,而只能
自愧弗如地逊色三分
我是守在山上最后一名冬天的残兵
终将放弃所有的阵地
我给远在北方以北的朋友写信说:
“请带上相机,速来增援,否则
我会独自去做幸福的俘虏”——
既像邀请函,又是投降书
我已向许多事物投降过了
但写这样的投降书
当是我最为惬意的一次

桃花妹妹

妹妹,你不必过于羞涩
你越羞涩,我越不知所措
你看,鸟雀们的祝福
已压弯了树枝
趁阳光的喇叭声还没有翻过山梁
赶紧换上你的嫁妆吧
那可是我特意请春风,为你裁剪
请春雨
为你一针一线缝制的

妹妹,你不必过于忧伤
你面颊上的露珠滚落一颗
我的眼眶就忍不住一阵潮湿
父母尚好,兄弟姐妹尚好
人间尚好
我的桃花妹妹,你粉红的花蕾
绽开一瓣,我就微笑一回
绽开一瓣
我就微笑一回

一朵桃花是一个使者

一朵桃花是一个使者
一朵,是一个季节大致的轮廓
那先知的气度,冷峻的美
正一步步向山顶挺进

山上,黛黑色的荒凉依然固守着
天空有纷纷扬扬的大雪,像
上给我的一堂生动的哲学课

看来,物类与人类的相通之处
在于都不甘于寂寞,都不轻易屈服

我以旁观者的身份,正在见证
桃花怎样用言辞一样的红
说服雪,装点成一条河
说服冬,退回它去年的故乡

桃花谷

在春天,许多事,得听一听
桃花的意见。美好的提醒
不仅引来了蜜蜂,还唤来了
怀孕的云朵的身影
桃花开得很艳,似在强化着
峡谷作为峡谷的仪式感
一如我们,总需要新的色彩
刷新陈旧的伤痕和爱
“桃花的胸脯像一部哲学”——
直观的判断,过硬如人生的理由
让我们陷入一场流连忘返中
其间,每当鸟雀殷勤地
翻译桃语时,就有春风悄悄跑来
扯我们的衣角,像是在说
别听它蹩脚的翻译
别听它蹩脚的翻译

春风误

即使再沉默的事物,它们内心
也深藏着一引即爆的
愿望的蓓蕾。比如桃树
想开桃花,杏树想开杏花
玉兰树想开玉兰花
但不是谁都能打开它们的心扉
因为,植物的信任感比人的
信任感更纯粹。看见了吧
雪一次次前来,自称是梨花的亲戚
但从它热情的拥抱里能摸到一把
冰冷的刀,差点被蛊惑的事物
只能紧抱着沉默,紧抱着一颗
无辜的心。而人们
把一个凛冽的节气,命名为
含情脉脉的“立春”,这类似于自慰
岂可博得草木的芳心
既然要为春天立言,就得怀揣
天下的温暖。可这个世界,为什么
总对事物美好的心愿施以伤害呢
以至于春风款款走来时
它们的眼神里,仍充满了迟疑

礼物

田坎的荒芜和一颗心的荒芜
完善了世界的荒芜
相互的对视,像是揣摩着
谁更适合作为馈赠给春的礼物
是的,礼物。就像所有废墟
都是赠给繁华的礼物

直到一簇迎春花走来,我们的揣摩
才有了归宿。它鲜艳的黄
迷人的小裙裾,怎么看
都像情人的打扮
当它小口径的吻印章一样
盖在田坎的胸脯上
连乍暖还寒的风,也舍不得
剪掉它们多余的风情
连我这个局外人

也悄悄藏起无名的妒意
送上一份祝福

此刻,我的心和田坎一样
渐渐绿了起来
却比田坎多出了烦恼——
春天这么大,事物们这么多
我小小的心,该赠给谁

味道

尝遍时间的味道,唯有三月
带着一种无尽的甜
你说这话时,几声鸟鸣
像是朝薄雾里又撒了几勺糖
你悄悄拉起我的手
我俩仿佛又走在多年前
灵魂放电,舌尖沾满
爱的滋味的小路上
我知道打断一个女人的回忆
是残忍的,就一直攥住你的手
像薄雾一直缠绕着山坡的腰
你却突然问我:爱到底是
成全了我们的味蕾
还是摧毁了我们的味蕾?
难以理清的话题,令两个
长于争辩的人陷入尴尬的沉默中
就像漫山的野桃花和
昨夜的一场小雪之间
出现的尴尬和沉默

山洼记

山洼虽地处郊外,已是我日常的世外
但我惦记着那里的桃花
每个春天都去看,每个春天
都留下手无余香的遗憾
那里,一道断崖,像专坏美事的法海
而桃花们似乎也无意越过阻隔
只是站在对岸,招手,笑
就像世间的真美,总与我们
保持必要的距离
我以为急匆匆赶来的春风
会告诉我原委
一转眼,它却做了山洼的乘龙快婿

白玉兰

我并非喜欢所有的花
偏爱的,也寥寥无几
但一见到白玉兰
心中的矜持,就乱了方寸
窗外,寒冬渐渐式微
但旷野仍一片灰黑
白玉兰的悄然绽放,像是给
春风嘴里塞着奶瓶
我像久别的情人奔她而去
焦渴的目光撞在她白而丰美的
肌肤上,产生的心灵闪电
不仅击落了枝上几挂冰凌
还引爆了天边几声雷鸣
她着一袭白裙,凌空而舞
我如痴如醉了,却有清醒的鸟雀
从高处掷下妒意的糞粒
这极像年少时,我和伙伴
同时喜欢一个姑娘
他便折了我家两棵小树
而此刻,没有谁能阻止
我对白玉兰的喜爱
冬与春,似乎也暂停了较劲
变得安静下来

棠梨花,或者挽歌

整整一下午,我都在替观赏园里
一树棠梨花抱不平
不就是花小点嘛,不就是
少了点逼人的霸气嘛
他们就喊它野梨花,把它当成
梨花那些开在秦岭深处
猥琐的穷亲戚

也许是园子主人一次
有意无意的错误,这株棠梨
站在了梨树中间,还平添了
几重新身份

棠梨是梨树的祖宗
这有同一血统为证
可否断言,栽培术导致了另一错误:
梨树和它的花们摆出一副
围攻架势,像要
随时揪它出去

“美的暴力令人绝望”——
我说这话时,春意正浓
在络绎不绝的观赏者面前
梨花白得非常开心,棠梨花
也倔强地开着,像挽歌

老屋

□肖三

此时,我正行驶在千里之外的川藏线上。

想着家乡,很老的茅草屋,超过母亲的年
纪。慈祥微笑的母亲站在茅草屋檐下,时不
时地用枯干的右手,拨弄一下茅草一样霜白
的头发,用一双朦胧的眼睛眺望着,希望看到
我从西藏归来的身影。

又是一年的三月,告别母亲前往青藏高
原。到了年底,西藏瑞雪飘飘,我又匆忙赶回
老家,那里有魂牵梦绕的老屋,还有牵肠挂肚
的母亲。我在川藏两地,像一只为生活奔波
的鸟,飞行在路途中。偶尔累了,就在路边休
息一会儿,然后继续朝家的方向飞行。

漫长的岁月,漫长的思念,漫长的等待,
不知道母亲是怎样度过的。母亲反问我:“三
儿,遥远的川藏线,还下着大雪,你是咋度过的?”

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母亲,只见她苍白的
脸上飘过一丝微笑。这样的微笑,让我读懂
了母亲一生的坚强。在艰难和困苦面前,她
都是一笑而过,生我养我的她从来没有哀叹
过岁月的沧桑和孤独,而是感激自然,感谢土
地孕育了我们,给我们美好的一切。母亲常
说,要懂得感恩,多做善事。

每当说完这话,母亲就望着茅草屋,一言
不发。

是的,每当沿着318国道行驶,只要有人
需要搭顺风车,我都尽量满足;每当路上有从
山上滚落的石头挡住来去的路面,我都要停
车,移开石头,再不慌不忙地前行。

只要看见我安全归来,母亲就走进灶间,
开始生火做饭。柴火噼里啪啦的响声从灶间
传出来,灶膛里的火焰映照着母亲消瘦的脸
庞。母亲眼里总有一团火,希望的炊烟从茅
草屋的烟囱里冒出来,家里有了温暖。

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的心里牵挂着
我。城里的二哥曾接母亲到县城去,可没住
几天,母亲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茅草窝,
就一个人回到家里,守着老屋,享受那份孤独
与自然。

那段时间,母亲在家里种菜,说等到我
们过年回家,就有新鲜的蔬菜吃。瘦小的母
亲挖土、除草,种上菜苗,挑着粪桶走在田坎
小道上。夕阳将她的身影缩短,拉长,拉长
又缩短。

夜里,母亲坐在床沿上,中指戴上顶针,
在昏黄的灯光下,搓麻线,纳鞋底。一枚钢针
牵挂着一根细细的麻线,在她手里一点一线,
从鞋底正面穿过反面,又从反面扎过来,如此
反复。腰痛了,她就用手背轻轻捶打几下。

就这样,伴随着寒冷的冬天,母亲和夜色
一起煎熬,心里默默数着我的归期。此时的
我,像一只归鸟,更像一只负重前行的蚂蚁,
爬行在千里之外的318国道线,穿越在茫茫
林海。偶尔遇到风雪交加,是母亲手中的麻
线牵着我,让我找到回家的路。

无论白天黑夜,我沿着公路中间的线,走
过每一条河流,翻过一座又一座的雪山。母
亲说,只要认准一条线,一条人生正确的路
线,不管你走多远,也不至于走偏路。

春暖花开,连续几个下雨天,年老的母
亲像茅草屋一样经不住淋雨,感冒了,咳嗽不
止。送母亲到医院检查,没大病,拿了些药。
母亲说,看嘛,我说没啥大不了的病,非得要
花冤枉钱,还不如到远处去逛逛散散心。

那天,阳光明媚,母亲不咳嗽了,一高兴,
换了衣服,背上小包说,今天天气好,正好出
去走走。

我们高高兴兴陪母亲到重庆,到灵岩寺
走了一圈。母亲走起路来格外轻松,一点都
不觉得累。后来,又到乐山大佛逛了一天。
那段时间,母亲的脸上洋溢着春天般的微笑。

不久,我要启程了。母亲再三叮嘱,三
儿,开慢点,稳当点。

望着家乡的老屋,看着眼前的母亲,我抑
制住眼中的泪水。母亲啊,你所做的一切,都
是让孩子放心地走向千里之外的远方,却不
忍让孩子过多牵挂。

母亲,老屋一般地沉默。风里雨里,她与
老屋相依相伴几十年,甚至守候一辈子。